



叙言

醫者意也靈素具在非神而明之則拘守成方將為斯世履願醫難而醫婦人女子尤難昔人以小兒為啞科竊意女科亦然蓋小兒不能言而婦人則言不能盡惟得之指下洞見乎脈與證之相符庶不致於差謬矣吳航陳修園先生儒也幼讀岐黃語即精其理一切時醫之論能力窮其非引而歸於至正旋由科舉出為邑宰以四診法佐撫字至今燕南趙北人猶頌之先生不欲秘活人方既手刊各種書又遺屬盡刻所著令嗣遵之次第行於世為世利賴今令孫心興一兄又以醫學咸先志檢先生所遺女科要旨將付梓人以年與君家世有往來之誼命作弁言余既心好先生書復嘉其後人之能善承家學存心濟人功誠偉焉不揣固陋因為之序俟官林鴻年拜手

心典少隨任非直獲觀

先大父公餘之暇命先伯父擬註傷寒論淺註為前集命先君擬註金匱要畧淺註為後集剖晰詳明以示來者更遺女科要旨一書命先君韻擬之未及付梓回憶當年典與弟心興伏讀之餘不勝霜露之感忽忽幾數十春秋矣是書也吾祖所殫精瘁慮以期有裨於世者不能梓而行之則吾之責也謹校之以付攻木氏

辛丑荔月長孫心典謹識

醫之為道不可謂不難也。人身臟腑經絡隱而不可見，病有內因外因，經氣形質之深淺，學之良非易易，必精究岐黃仲景之遺書，探其原而通其變，則難者不難。無如業斯道者，每固古書之深奧，畏其難而不欲前，徒涉獵宋元以後諸雜家捕風捉影之談，欲趨易路而不知入道之愈難也。吾鄉陳修園大令以醫名于代，所著傷寒金匱淺注，不脛而走，幾于家有其書。又慮讀其書者泥于成法，弗究其理，以濟乎法之窮，于是特纂一書，鼎破學者畏難之見，名之曰實在易首詳臟腑經絡集四診之遺規，附運氣之圖說，悉本內經編中論證，定方瞭如指掌，復彙集靈素原文，條各條下俾覽者因辨證而多涉古書，可以少助其識解，不至臨證之際茫乎而不知其源。高明之士得此書為先路之導，因以溯委窮源，必有以見其學之易而忘其所以為難焉。此實在易之名之所以著也。乎稿甫脫，其門弟子莫不傳為秘本。文孫心典能承家學，續刻諸遺稿，并繕此書付梓，以廣其傳。吾願讀此書者，既不憚斯道之難，而知其易尤當因其易而進究其難以無負著書之深意，則精于斯道者當必大有其人，也是為序。

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孟夏月望日儀卿廖鴻藻拜撰

序

醫道難言也。而於錯雜疑似之中，以一字括之，何其易甚。修園亦不欲示人以易，然臨證立方之時，不曰內經即曰仲景，聞者不解其何謂。一遇夫見痰治痰，見血治血，輩遂心喜而來從之。修園用是憂憂其道之弗明，而因陋就簡，以徇時好，是之謂害道。憂其道之弗明，而切指其實在之處，為下手工夫，舉八脈之顯證可見者為諸脈據舉一證之確然不移者為諸證據線索在手，操縱自如，易之至也。示以易欲人喜其易而讀之讀之久，始知病有定名方有定法，約有常能一一皆歸于實在。一遇夫見痰治痰，見血治血，輩非若前此之心喜而來從也。道於以明修園著作甚富，任幾輔時，恆山大水後，民患寒疫，施方全活者不少。道過江蘇中丞汪稼門先生閱而許可，出是書而傳于海內。今修園再到幾輔兩旬而成此書，與前者迥殊。吾知修園意喚醒刀圭家外欲養生之君子，按八脈以定八證如執羅經以定子午，目可睹，手可指，口可言，以為易則易矣。淺識道人徐又庶拜題。

凡例

一是書舉浮沈遲數細大短長為脈之提綱，而以同類諸脈附之。舉表裡寒熱虛實衰盛為證之提綱，而以所屬諸證附之。一線到底為向來第一明晰之書。

一是書論證後加詩一首，所以便于記誦。間有詩與論少異者，當研究其殊途同歸之妙。

一每詩止取明白不晦，包括不遺，不以工雅取勝。其中有限于證方而不能合法者，不得不略變其體。

一仲景傷寒論以六經提綱，而金匱為治雜病之書，則以病證之同類者各彙之。其病證方治可以互參，如百合狐惑陰陽毒合為一篇，中風歷節合為一篇，血痺虛癆合為一篇之類是也。此書以表裡寒熱虛實衰八字為主，先列傷寒之表證，即以各病之屬表者合之，餘皆準此。其體例從金匱要略倣來，蓋以六經鈐百病為不易之定法，以此病例彼病為啟悟之捷法也。

一此書採集神農本草經、內經、難經、仲景千金、外臺、聖濟活人各書之精華，及元明諸家時賢著作，擇其純粹者約千百言於尺幅之中，而又以時俗淺近之語出之，人人可以共曉。即素未習醫，偶然得病，儘可按證用藥，絲毫不錯。妙在淺而易知也。若平時精究此道，一得此書，可以執此書而括各書，且于無書處而悟有書，妙在從難而得其所以易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此中味惟此中人領之。

一昔賢為秀才時，即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余於辛酉孟夏試令幾輔，次年秋杪回籍讀禮。戊辰仲春，又到除奉委辦公外，止是靜坐讀書，因思補闕尚無定期，三十餘年從事于醫，若能以此道公之于人，亦可起疾札而福蒼生，蓋以有待不若無待也。

一是書成於保陽官舍，非以易示時醫，蓋甚憫有病之家，不知擇醫，任醫所錯，以致輕者變重，重者立死，不得不舉其大綱而示之以易。俾開卷了然，胸有成竹。然後與醫者周旋，一問答間，便知其賢否而去取不誤耳。己卯歸田後，從遊諸子屢請付梓，余又恐此書過於平易，轉開簡便之門，遂于每證後節錄內經原文，以示窮流必溯其源，為中人以上說法。余老矣，學問與年俱進，以為難則非難，以為易則非易也。

先大父所著醫書十餘種，惟公餘四種傷寒論淺註經手定刊行，其未刻諸書莫不爭先睹為快。

女科要旨目錄

卷一

調經

種子

卷二

胎前

卷三

產後

卷四

雜病

外科

先嚴在日檢金匱淺註稿本費數年精力重加編纂續付手民嘗命曰爾其勉承先志盡刊遺書公於世不宜秘自秘也典敬識之不敢忘歲辛丑先刊女科要旨四卷續檢諸遺稿有曾承先嚴命校對無訛者曰醫學實在易凡八卷謹繕本開雕餘編嗣出 長孫男 心典謹識

醫學實在易目錄

卷一

臟腑易知

十二官

六臟六腑納甲詩

內景說

心說

肝說

脾說

肺說

腎說

胃說

膽說

大腸小腸說

三焦說

手心主說

膀胱說

命門說

經絡易知

十二經脈起止圖

十六絡穴圖

經絡說

十二經詩

十六絡詩

十二經氣血流注詩

十二經氣血多少詩

四診易知

望色說

辨舌說

聞聲說

問症說

切脈說

內經分配臟腑

王叔和分配臟腑

李瀕湖分配臟腑

張景岳分配臟腑

寸關尺分診三焦

脈法統論

持脈秘旨

新著八脈四言詩

七怪脈四言詩

婦人科診脈四言詩

小兒科按看診脈四言詩

診脈別解 二條

內經診法

附錄徐靈胎診脈論

擬補徐靈胎診脈論詩

運氣易知

司天在泉圖

司天在泉圖說

司天在泉詩

張飛鸞運氣不足憑說

卷二

表證

三陽傷寒表證

四時感冒

瘧疾

瘟疫

陰虛盜汗自汗證

中風證

治中風八法歌

附按 夾音 舌強不語 風緩 風盛 風至

歷節風

痢

鶴膝風

腳氣

中暑證 附錄高士宗中暑論

濕症證

腫症證

頭痛 附論

眩暈

欬嗽 附論

卷三

裏證

傷寒裏證

心腹諸痛

痰飲

治痰飲七法

攻消瀉和
溫清潤

隔食證

痢證

陰虛下痢

奇恒痢

泄瀉

祕結

附反胃
隔餘論

腰痛證

不寐證

不能食

食亦證

黃疸證

寒證

傷寒寒證

霍亂吐瀉

臌脹證

疝氣

附
寒證統論

卷四

熱證

傷寒熱證

口糜齕爛出血

吐血咯下各血證

喘促

哮喘證

五淋證

濁病

嘔吐噦呃逆證

吞酸病

三消證

附錄消渴論
人參
附

阻塞清濁道

積聚證

癰狂癰證

實證

傷寒內外俱實證

久服地黃暴脫證

室女閉經

男女巢病

癆證

傷食證

傷酒證

室女閉經

怔忡

瘵證

遺精

虛證

傷寒五虛證

虛癆證

怔忡

瘵證

遺精

遺溺

房癆傷寒

盛一條 衰一條

素稟盛

素稟衰

卷五各證各方

卷六各證各方

卷七各證各方

卷八補遺並外備諸方並附女科

女科要旨卷一

閱長樂陳念祖修圖著

男寅前古思參訂孫男心典藏全校字
元犀靈石韻註

調經

門人問曰婦人以血為主醫者輒云血海可以實指其所在乎 陳修園曰人服藥少效蓋陰氣勝陽則胞寒氣冷
胱之室經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是男女皆有此血海但男則運而行之女陰則血氣散溢經所謂夏暑地熱經
陽氣應日而一舉停止者有積而始滿故陰血應月而一下此男女天癸之總平為期此叔微統論陰陽之道也而
云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能有子蓋時者滿三旬之期而一下以象之則寒濕盛而陰獨勝陰道常虛即
門人高子問曰女科中好手甚少不可不大為之振作固執女科書數十種屬余擇而授之余遍閱大有悟曰古人
以月經名為月信不止命名確切而月事之有無多少遲速及一切治療之原委無不包括於信字之中夫五行之
土猶五常之信也脾為陰土胃為陽土而皆屬信信則以時而下不愆其期雖曰心生血肝藏血衝任督三脈俱為
血海為月信之原而其統主則為脾胃脾胃和則血自生謂血生於水穀之精氣也若精血之來前後多少有無不
一謂之不調不調則為失信矣經云土太過則敦阜阜者高也敦者厚也既高而又厚則令除去宜用平胃散加大
黃白芍藥枳實桃仁之類經又云土不及則卑監卑者下也監者臨也坑也既下而又陷坑則令培補宜六君子湯
加芍歸柴芍及歸脾湯之類此言經水不調以虛實分之也又有以陰陽偏勝分之者許叔微云婦人病多是月經
乍多乍少或前或後時發疼痛醫者一例呼為經病不辨陰勝陽勝陰所以服藥少效蓋陰氣勝陽則胞寒氣冷
血不運行經所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故今年少而在月後或前漏不止當別其陰陽調其氣血使不相乖以平為期此叔微統論陰陽之道也而
水沸騰故今年多而在月前或前漏不止當別其陰陽調其氣血使不相乖以平為期此叔微統論陰陽之道也而
余則以陰陽二字專指脾胃而言蓋脾者太陰之濕土也不得陽明燥氣以調之則寒濕盛而陰獨勝陰道常虛即
內經卑監之旨也胃者陽明之燥土也不得太陰之濕氣以調之則燥熱盛而陽獨勝陽道常實及內經敦阜之旨
也至於用方以四物湯加香附從神安草為主陰勝加乾薑桂附吳茱及桃仁紅花之類陽勝加知柏苓連門冬之
類平平淺淺中亦不可廢若求其所以然之妙金匱溫經湯一方無論陰陽虛實閉塞崩漏老少善用之無不應手

取效此不特今之習女科者聞之吐舌即數百年來註金匱之家或識見不到而不能言或珍為枕秘而不肯言今修圖老矣不得不擇人而傳之但既傳之而又囑之曰靈樞經載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割腎插血之盟也凡思議不可及之方若輕以示人則氣洩而用不神必擇大學問之人知其居心長厚者而後授之

門人問曰女人之經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後或通或塞其病也間或有不關於病者願聞其說曰天下事有常而即有變婦人當月事之期其血不下只見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是謂倒經逆行有三月一行者是謂居經有一年一行者是謂避年有一生不行而受胎者是謂暗經有受胎之後月月行經而產子者是謂胎盛俗名垢胎有受胎數月血忽大下而胎不墜者是漏胎此雖異常而數患之竟不害事也彼皆以妄為常而中土失其主信之道如人無信行全賴狡詐以成家君子不為也大抵婦人患此者性情亦必乖張

門人問曰經候不調既得聞命矣今願聞調經之法曰諸家調經之說是非參半而蕭慎齋以調經莫先於去病錄李氏之論一條以分因詳證法治錄方氏之論一條又參以統論二氏之說深合鄙意今全錄於後

李氏云婦人月水循環纖疴不作而有子若兼潮熱腹痛重則咳嗽汗嘔或瀉有潮熱則血愈消耗有汗咳嗽則氣往上行瀉則津偏於後痛則積結於中是以必先去病而後可以滋血調經就中潮熱疼痛尤為婦人常病蓋血滯積入骨髓便為骨蒸血滯積瘀與日生新血相搏則為疼痛血枯不能滋養百骸則蒸熱於內血枯胞絡大盛或挾痰氣食積寒冷則為疼痛凡此諸病皆阻經候不調必先去其病而後可以調經也

方氏曰婦人經病有月候不調者有月候不通者然不通中有兼疼痛者有兼發熱者此分而為四也細詳之不調中有超前者有退後者超前為熱退後為虛不通中有血枯者有血滯者血滯宜破血枯宜補也疼痛中有時常作痛者有經前經後作痛者常時與經前為血積以經後為血虛也發熱中有常時發熱者有經行發熱者常時為血虛有積經行為血虛而有熱也是四者之中又分為八矣人之氣血周流忽有憂思忿怒則鬱結不行經前產後忽遇飲冷形寒則惡露不盡此經候不調不通作痛發熱所由作也大抵氣行血行氣止血止故治血病以行氣為先香附之類是也熱則流通寒則凝塞故治血病以熱藥為佐肉桂之類是也

蕭慎齋曰按婦人有先病而後致經不調者有因經不調而後生諸病者如先因病而後經不調當先治病病去則

經自調若因經不行而後生病當先調經經調則病自除李氏一論可謂調經之要然偏而不全余故補其未盡之旨若方氏分因詳症誠得統論調經大法

門人問曰夫子以月事為月信專主脾胃不撫內經之字句而獨得其精華究竟從何節得來乎曰詩以思無邪敵之禮以毋不敬該之余此論從二陽之病發心脾一節領會出來今錄其原文又採集各家之註願學者熟讀而有得之內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奔者死不治馬元臺註云二陽足陽明胃脈也為倉廩之官主納水穀乃不能納受者何也此由心脾所發耳正以女子有不得隱曲之事鬱之於心故心不能生血血不能養脾始馬胃有所受脾不能化而繼則漸不能納受故胃病發於心脾也由是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之氣而血脈遂枯月事不能時下矣余擬用歸脾湯重加鹿茸參朮冬服二十餘劑可愈武叔卿註云此節當從隱曲推解人有隱情曲意難以舒其衷則氣鬱而不暢不暢則心氣不開脾氣不化水穀日少不能變化氣血以入二陽之血海血海無餘所以不月也余擬用歸脾湯加芍藥柴胡傳為風消者風之名火之化發熱消瘦胃主肌肉也余擬用歸脾湯加丹皮梔子地骨皮芍藥傳為息奔者喘息上奔胃氣上逆也余用金匱參朮冬湯人無胃氣則死故云死不治此一節為經血本原之論也

門人問曰婦人經閉或因家務煩惱或因胎產乳子受傷其不調也有自室女何以亦有不調之病乎余曰室女患此甚於婦人所以多死室女乃渾全之人氣血正旺不應阻塞竟患經閉不行若非血海乾枯則為經脈逆轉血海乾枯者宜用當歸補血湯如麥冬白芍各五錢炙甘草二錢虛極者加附子一錢以助之倘或失治則內熱咳嗽肌肉甲錯髮落而成怯症矣經脈逆者宜用金匱參朮冬湯芍藥甘草湯加牛膝茜草之類兼服四烏鯁骨一蘆茹丸以調之倘或失治則為吐血衄血咳嗽骨蒸而成瘵病矣若肝火熾盛左脇刺痛頭生瘰癧佐以逍遙散加灰萸實川貝母生牡蠣青皮之類若肝脈弦上寸口魚際非藥所能治即與增配則愈或與加味逍遙散若體常怯寒食少腹脹佐以六君子湯加乾薑之類歸脾湯八珍湯可以出入互用然余又有深一層治法憶予乾隆辛丑歲朱紫坊黃姓之女方二十二歲始因經閉服行經之藥不效後世瀉不止食少骨瘦如柴服四神八味之類瀉益甚而五更至天明數次便後帶血余主用金匱黃土湯以赤石脂易黃土以乾薑易附子每服如生鹿茸五錢意以先

止其泄瀉便紅然後再調其經水連服八劑泄瀉如故而經水通矣又服五劑瀉血俱止後服六君子湯加乾薑收功可知鹿茸入衝任督三脈大能補血非無情之草木所可比也又聞喻嘉言寓意草載楊季登之女經閉年餘發熱食少肌削多汗而成勞怯醫見多汗誤謂虛也投參朮其血愈涸余診時見汗出如蒸龍氣水謂曰此症可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苦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於衝脈則熱退經行而血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於是以前龍薈丸日進三次月餘忽覺經血畧至汗熱稍輕姑減前丸只日進一次又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矣附此二案為一虛一實之對學者當一隅而三反之

門人問曰女科書一病一方且一病而有數方其方倍於男子此書於調經一節止取一十九方毋乃太簡乎曰內經只有十二方傷寒論止有一百一十三方金匱止有二百四十三方可以謂之方唐以後合法者甚少其餘不過彙集藥品不可以名方而女科所傳之方更為淺陋大失神農本草經之旨與伊聖制方之法淺陋之方姑任淺陋之醫輩用之淺陋之病家服之服之不愈亦無怨言或日久而病氣衰亦自愈余姑置弗論也今諸同學皆好學深思士也儒者以濟人為心以我之獨知俯視一切未免驚俗恐濟人不廣禮貴從俗醫道何獨不然今取習用之方而精選之即如四物湯本淺近而無深意也余則加入香附從神各二錢為佐是取鐵翁道人之交感丸參贊其內交感者以氣之化於無形也又加炙甘草四錢為君是取仲景先生之復脈湯主持其際復脈者以血之運而不息也變淺近為神奇惟熟讀內經本經仲景書者方信余言之不謬又有加減套法經血先期而至加芩連知柏後期而至加薑桂艾葉實者加陳皮枳實虛者加人參白朮大實而閉者加大黃枳實桃仁牛膝更佐以抵當湯桃仁承氣湯大虛而枯者加參朮鹿角膠牛膝外更加以人參養榮湯經行而腹痛拒按者加延胡索木香經已行而腹痛者加人參白朮乾薑經水不通逆行而為吐血衄血者加牛膝澤蘭韭汁童便若腹中素有痞飲食滿悶者除地黃加枳實半夏色紫者風也加荊防白芷黑者熱甚也加芩連丹皮骨皮淡白者虛也有痰痰停水以混之加參耆陳半色如煙塵水如屋漏水者合二陳湯再加防風秦艽蒼朮如豆汁者如芩連或帶黃澤瀉者澤瀉也或成塊作片血不變者氣滯也加元胡枳實陳皮色變紫黑者屬熱者多屬寒者亦有之宜察脈審症此外若惡寒發熱頭痛有

汗加桂枝薑棗無汗加麻黃細辛之類詳於海藏六合湯不替其餘歸脾逍遙各方雖亦可與內經四烏鯁骨一蘆

古今方十九首

平胃散 治土氣太過經血不調達生篇加芒硝能下死胎

六君子湯 方中參朮苓草脾藥也陳皮半夏胃藥也經血生於脾胃故加歸芍之類便是調經之方

四物湯 婦科總方時人習用之方中妙在川芎一味

新定加味四物湯 方論見上

十全大補湯 八珍湯 二方氣血雙補其用藥品雖云板實却亦平穩可從

人參養榮湯 五臟兼補視八珍十全 高一格以藥品之輕重得法也

生白芍 一錢 人參 當歸 陳皮 桂心 徐靈胎胎盤壹乾乾云是黃耆 茯苓 白朮

炙甘草 各一錢 遠志 去骨 五分 五味 十四 熟地 七分 加生薑三片紅棗二枚水煎溫服

四烏鯁骨一蘆茹丸 經內 調經種子亦治男人陽痿

烏鯁魚骨 四兩 蘆茹 一兩 長男尉按以雀卵丸如小豆大食前以鮑魚汁送下五丸今酌增為二錢後人用

白毛黑骨雄雞一隻去毛腸不見水擦乾用當歸二兩川芎一兩入前藥於雞腹內加酒二碗童便一碗蒸到汁

乾將雞取淨肉和藥晒為末或加香附四兩炒紫茯神人參各一兩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酒送下或米湯

送下

抵當湯 通瘀猛劑 見傷寒論 桃仁承氣湯 通瘀緩劑 見傷寒論

蠶砂酒 治月經久閉 按此方較止二方更為平穩

蠶砂 四兩 炒 無反酒 壺 右重湯煮熟去砂溫飲一盞即通

歸脾湯 內經二陽之病發心脾一節此方頗合經旨

當歸 茯神 人參 炙耆 白朮 棗仁 龍眼肉 各二錢

遠志 木香 炙甘草 各一錢

右水煎服

高鼓峯云男婦怯弱不論何症止以此方去木香加芍藥麥冬五味子服至月餘必愈雖有他方吾不知也按方中全賴木香一味若去之何以成歸脾湯乎若有寒熱往來可加柴胡芍藥若潮熱骨蒸加丹皮地骨皮梔子若起於佛鬱加貝母黃連若腹痛經閉加桃仁紅花胡索之類

逍遙散 女子善懷母多憂鬱此方解肝鬱也而諸鬱無不兼治趙養葵謂五鬱皆屬於肝也方從小柴胡湯套出越鞠丸丹 解鬱總方易思蘭醫案治寒熱虛實一切雜病皆從此方變化屢用屢驗

香附製便 山梔 撫芎 蒼朮 六神麴 以蒸餅為丸每服三錢陳米湯送下 溫經湯 治經閉或經行過多或崩漏不止或久不受胎統名帶下

吳萸 三兩 當歸 芍藥 人參 桂枝 阿膠 丹皮 甘草 各二 生薑 三兩 半夏 半升 一升 麥冬 一升 右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亦主婦人少腹寒久久不受胎及過期不來歌曰乾腹滿掌心燒卅六病該謂十二經九病七害五病三病共下條歸芍膠芍權各二 權稱錢也 稱桂參丹單數相俾二兩也 整升重用門冬勝任減半一升減其半相需半

夏速求更佐 吳萸 生薑 各三兩 閉 不來 崩 過多 不育 少 腹寒 久 各探幽 此男元犀 按當歸芍藥阿膠肝藥也丹皮桂枝即心藥也吳萸黃肝藥亦胃藥也半夏胃藥亦衝藥也來門

冬甘草即胃藥也人參補五臟生薑利諸氣也病在經血以血生於心藏於肝也衝為血海也胃屬陽明厥陰衝脈麗之也然細譯方意以陽明為主吳萸黃用至二兩驅陽明中土之寒即以參門冬用至一升滋陽明中土之

燥一寒一熱不使偏隅所以謂之溫也半夏用至半升生薑用至三兩者以薑能去穢而胃氣安夏能去逆而胃氣順也其餘皆相輔而成其溫之用絕無逐瘀之品故過期不來者能通之月來過多者能止之少腹寒而不

受胎者並能治之其神妙不可言矣 六味丸 壯水之主以制陽光

桂附八味丸 益火之源以消陰翳 二方治婦人經病無子加香附童便浸川貝母當歸各三兩艾葉醋炒二兩

多效

當歸補血湯 治血虛發熱症類白虎但脈不洪長以別之

當歸一兩

當歸三錢

右水煎服

尤在涇金匱翼有生地五錢甘草二錢余未知其所本

麥門冬湯

治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

長孫界心典稟

按可借治婦人返經上逆吐衄等症蓋以此方專入陽明陽明之脈以下行為順上行為逆衝仕

之脈麗於陽明三經主血故以此方為正治之法若去粳米加蜂蜜八錢取百花之菁華以補既亡之胃陰更為周到然陽明因虛火而逆者固宜此湯陽明因虛寒而逆者含吳茱萸之溫降將何道以鎮納之乎噫嘻吐血衄血之症違眾說而專主此湯恐漢唐以下至今日而始聞是語也

麥門冬

四錢

者半夏二錢

大棗二枚

炙甘草一錢

粳米三錢

人參一錢

右諸味清水煎服

修園與諸生講學於嵩山之井上草堂座中有謂某醫自誇為女科名手執其常用之方來詢余不覺大發一嘆曰女科本無純粹可觀之書而世上醫輩更不必深求之也然而相傳習用之藥不自知其為害人之品者則有四一曰丹參謂丹參不寒不燥不補不攻一味功兼四物且能去瘀血生新血李士材謂其去瘀之功多於生血為婦人之要藥豈知本草經云丹參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氣腸鳴幽幽如走水寒熱積聚破癥除瘕止煩滿益氣一名卻蟬生山谷通共三十八字其云主心腹邪氣邪氣二字即下文寒熱之氣也邪在心則煩邪在腹則滿腸居腹內邪氣走於腸中故幽幽鳴如走水積聚亦病於腹積而不散推之不移為癥瘕者微也以其有形可微也或聚或散推之則移為瘕瘕者微也言其微借而成也其云益氣者通章以心腹邪氣為提綱邪氣既除則正氣自然受益非丹參能補益之也詳經文之旨專主驅邪且驅心腹之裏邪與四物湯之功用水虛相反若以平時調理胎前產後之常藥而輒用之攻伐無過臟氣大傷即孟夫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亡是也此女科習用丹參之害人一也二曰益母謂益母能通血脈調經水去瘀生新為婦人之良藥豈知本草經云益母子味辛微溫主明目益精除水氣久服經身生主癰癰瘡作浴湯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生池澤通共四十一字無一字言及婦人經產之症其云微溫者得春本之氣也味辛者得秋金之味也未有制

則其性和性則有輕身之效經所謂風能生物是也其云明目者以肝開竅於目也其云益精者以精生於飲食之精華先散於肝而後藏之於腎也並主癰癤瘡者以洗浴能去肌表之風也若產後膚表微微發熱是外感微風與此物甚為對症若重症則不足恃矣況症重藥輕則病勢日甚一日終至敗壞而莫挽若輩東諸西延別有殺人不見血之技修園惡之此女科習用益母草之害人二也三曰何首烏時醫以熟地黃大補陰血恐其膩膈減食竟以何首烏代之豈知何首烏本草經不載而開寶有之極贊其功但為後人新增之品或逞其臆見或得之傳聞不足尚也余惟於久瘧偶用之取其味苦之能截瘧也久痢偶用之取其味苦之能堅腸也若謂其能滋陰補腎如開寶所誇之效吾不信也蓋藥之能滋潤者必其脂腴之足也藥之能補養者必其氣味之和也試問滯瀉如首烏何以能滋苦劣如首烏何以能補正與地黃相反何以謂其功用同相而相代乎此女科習用何首烏之害人三也四曰鬱金謂婦人之病多起於鬱鬱金能解諸鬱為婦人之良藥而不知此物神農本草經不載而唐本有之唐本云鬱金味苦寒主血積下氣生肌下血破惡血血淋尿血金瘡原文只此二十三字其云氣味苦寒者謂氣寒而善降味苦而善泄也其云血積者血不行則為積積不去則為惡血血逆於上從口鼻而出則為衄血吐血血走於下從便溺而出有痛為血淋無痛為尿血即金瘡之瘀血不去則血水不斷不能生肌此物所以統主之者以其病原皆由於積血特取其大有破惡血之功也蓋血以氣為主又標之曰下氣者以苦寒大泄其氣即所以大破其血視他藥更進一步解鬱二字不見經傳切不可惑此邪說若經水不調因實而閉者不妨以此決之若因虛而閉者是其冠幘且病起於鬱者即內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大有深旨若錯認此藥為解鬱而頻用之十不救一至於懷孕最忌攻破此藥更不可以沾唇即在產後非熱結停瘀者亦不可輕用若外邪未淨者以此擅攻其內則邪氣乘虛而內陷若氣血兩虛者以此重虛其虛則氣血無根而暴脫此女科習用鬱金之害人四也聖經灼然可據雜書雜說居然魚目混珠甚為不解昔人謂不讀人間非聖書吾家有味乎斯言也嘗攷神農作耨鞭鉤鋤從六陰陽與太乙外五岳四瀆土地所生草石骨肉心灰毛羽子類皆鞭問之得其所能治主當其五味一日七十毒是神農本草經為辨藥之祖何以後人食唐宋以後之唾餘或取雜書附會鋪張之說及各氏臆斷邪說竟與聖經為難斯人也侮聖人之言吾有四字勸語曰庸惡陋劣不可以為醫人

鏡經謂當辟其碑汚其面正非過激之談

種子

門人問曰婦人何以無子曰婦人無子皆由經水不調經水所以不調者皆由內有七情之傷外有六淫之感或氣血偏或陰陽相乘所致種子之法即在於調經之中前論已詳矣若經水既調身無他病而亦不孕者一則身體過於肥盛脂滿子宮而不納精也前人有啟宮丸一方頗超然修園最厭女科書排列許多方名徒亂人意究竟是二陳湯加蒼朮川芎六神鉤香附之類不如直說出來更妙一則身體過於羸瘦子宮無血而精不聚也景岳有育麟珠秘效然亦是八珍湯加兔絲子鹿茸霜川椒杜仲四味似亦不必另立名色也其有生女不生男者係以男人腎脈不足陽不勝陰令其男人以鹿茸四具人參一觔遠志四兩兔絲子半觔醇酒為丸服之所謂得其要者一言而盡他書皆繁而無當也

啟宮丸 時方

半夏製 蒼朮

香附

各四兩 重六神曲炒

茯苓 生研

陳皮

各二兩 鹽水炒

川芎

三兩 酒炒

蒸餅丸酒下三錢

服蒼朮又一 本作白朮

育麟珠 時方

鹿角霜

川芎

白芍

天生木

茯苓 各二兩

川椒 一兩

人參 二兩

當歸 四兩

杜仲

甘草 各一兩

兔絲

地黃 各四兩

右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米湯無灰酒送下

門人問曰婦人不能得孕或易於得孕可以診脈而預知之否乎曰陳楚良云人身血氣各有虛實寒熱之異惟察脈可知含脈而獨言藥者妾也脈不宜太過而數數則為熱不宜不及而遲遲則為寒不宜太有力而實實者正氣虛大邪乘之以實也治法當散鬱以伐其邪邪去而後正可補不宜太無力而虛虛乃血氣虛也治法當補其氣血又有女子氣多血少寒熱不調月水違期皆當診脈而以活法治之務使夫婦之脈和平有力交合有期不妄用藥乃能生子也

門人問曰東垣言婦人經水甫淨三日前交者成男以精勝於血也三日後交者成女以血勝於精也七日子宮既

閉雖交而亦不孕褚氏言血先至裏精以生男精先至裏血則生女道藏言月水淨後一三五成男二四六成女聖經言因氣而左動陽資之則成男因氣而右動陰資之則成女程鳴謙言精之百脈齊到勝乎血則成男血之百脈齊到勝乎精則成女此皆一偏之言不足以語乾坤陰陽之道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亦惟順之而已然天命雖聽其自然而人事亦不可不盡致問求嗣果有其法否乎曰袁了凡云天地生物必有綱緼之時萬物化生必有樂育之候猶犬至微將受娠也其雌必狂呼而奔跳以綱緼樂育之氣觸之不能自止耳此天然之節候生化之真機也凡婦人一月經行一度必有一日綱緼之候於一時展間氣蒸而熱昏而悶有欲交接不可忍之狀此的候也此時逆而取之則成丹順而施之則成胎矣

門人問曰婦科論種子繁雜無所適從而至當不易之法當宗誰氏曰宋駱龍吉有內經拾遺一書明人增補之內附種子論一首方三首卓然不凡論云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則偏陰不生偏陽不長理有必然者也然夫婦交媾而不通其會亦偏陰偏陽之謂也則以無子而諉於天命豈不泥乎間有資藥餌以養精血候月精以種孕育多峻補以求說遇又求嗣未得而害已隨之深可痛可惜也茲幸拜名師於百年中而得有秘受焉一曰擇地二曰養種三曰來時四曰投虛地則母之血也種則父之精也時則精血交感之會也虛則去舊生新之初也余聞之師曰母不受胎者氣盛血衰故也衰由傷於寒熱感於七情氣凝血滯榮衛不和以致經水前後多少謂之陰失其道何以能受父不種子氣虛精弱故也弱由過於色慾傷乎五臟臟皆有精而藏於腎腎經既弱辟之射者力微矢枉不能中的謂之陽失其道何以能種故腴地不發瘠種而大粒亦不長碗地調經養精之道所宜講也誠精血盛矣又必待時而動乘虛而入如月經一來即記其時算至三十時辰則穢氣滌淨新血初萌虛之時也乘而投之如恐情實不開陰陽背馳則有奇礙納之戶內以動其慾庶子宮開兩情美真元媾合如魚得水雖素不孕者亦孕矣此法愚試歷驗百發百中者也豈謬言哉及其既孕欲審男女先以父生年一文在下母生年一文在上後以受胎之月居中或遇乾坎震陽象也則生男或遇巽離坤兌陰象也則生女有可預知者焉嗚呼始而無子者非天也人自戕其天也已而有子者亦非天也人定可以勝天也

時方三首